浙东作家文丛（第10辑）

岁月会抹杀记忆，然而，记忆永远不会遗忘岁月。
当你蓦然回首，会发现生命中曾有过那样一段美好。

# 随风飘逝

李静 著

本书讲述了一个十八岁少女，情窦初开，却陷入了与三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男人的感情纠葛中，曲折的爱情就此拉开序幕……

宁波出版社

浙东作家文丛（第10辑）

# 随风飘逝

李静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风飘逝 / 李静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2013.3
（浙东作家文丛 / 李浙杭主编. 第10辑）
ISBN 978-7-5526-0620-1

Ⅰ. ①随… Ⅱ. ①李…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0672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10辑)·随风飘逝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李 静
**责任编辑** 梁建建 卓挺亚
**封面设计** 王 珍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05千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620-1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74—87286804

# 1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北方 H 市。

时至仲夏。傍晚。

在美丽的松花江畔，有一条五百多米长的街道——滨江路。街道两旁浓郁的绿荫后面，错落有致地矗立着十几座独门独院的俄罗斯式住宅。这些住宅全部是两层建筑，外墙清一色用青石砌成，风格古朴，虽略显笨重，但造型简洁，线条清晰，只在窗子上方和屋檐下雕刻着一些简单的花纹。院子的围墙由灰砖砌成，足有两米高，看上去有些斑驳古旧，漆黑的铁门则给人以庄严、厚重之感。一座座偌大的房子，在暖阳下一言不发，时间都仿佛在此凝固，散发着一种看不出年代的幽远。一道道院门，也似乎总是关着，平添了几许神秘。而房子的主人，由于位高权重，更使这些豪宅增加了几分令人敬畏的感觉。滨江路的人行道两旁，不知是哪个年代栽种的槐杨树和老垂柳，都已经根深叶茂。槐杨树那笔直的树干足有十多米高，而老垂柳那巨大的树冠则几乎遮盖了整个路面。浓荫下，这个狭长的街区显得非常幽静。

石油部东北局机要处处长戴祖涵走在滨江路的树荫下。他是个身材颀长的青年男子，面孔清瘦，肤色略显苍白，极端男性化的脸庞轮廓鲜明，坚毅的鼻子由于显露出他的个性而格外引人注目，他的眼睛非常漂亮，一双细长惑人的眼眸不是黑色而是琥珀色的。额前的一撮自然卷曲的短发垂落，略略遮住了他犀利的眼神，却更衬托出他俊朗的脸

庞。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戴祖涵先是在地质部部委机关工作了四年。去年，他从部委机要处秘书任上调到东北局工作，至今已经半年多了。这期间，他经常往来于滨江路上的这十几座深宅大院，给部、局领导们送文件，处理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事务。

戴祖涵在滨江路5号院的门口停了下来，伸手按响门铃。

5号院住的是石油部“三配一调”总调度长兼东北局局长木怀远。院门还延用着历史久远的俄国老式门铃，铃声单调而沉闷。按过铃后，戴祖涵站在门前等待。仿佛等了好长时间，可看了手表才知道，其实还不到一分钟。当他准备再次按门铃时，黑漆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一个年轻警卫的脸出现在小窗里，像一张贴在证件上的标准照片。隔着大门的小窗口，虽然有些熟悉，警卫还是认真地查看了戴祖涵的工作证，才把门打开让他进去。

戴祖涵顺着走廊往里走，路过客厅，来到木怀远的书房。房门半开着，木怀远背对着门，站在一张硕大的渤海湾盆地石油地质图前。他眉头紧蹙，脸上写满了深思，手中的红蓝铅笔不时地在地图上圈圈点点。戴祖涵在敞开的房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木怀远闻声回转过头，颔首示意他进来。

木怀远，四十七八岁，皮肤黝黑，身材伟岸，五官棱角分明，说话声音洪亮，表情中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威严。他十六岁参加革命，经历过解放战争，参加过抗美援朝，曾屡立战功，也获得过第四野战军10公里武装越野比赛的季军，“军事大比武”时期还作为军事技术标兵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是个传奇人物。在石油地质勘探开发系统，木怀远是一个作风严谨、令人敬畏的领导干部。他最大的特点是严谨、务实，工作注重实效。他读过很多书，知识渊博，是石油行业真正的专家。平时，他不苟言笑，说话言简意赅，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处理问题坚决果断。

见戴祖涵走进来，木怀远引着他坐到写字台旁边的沙发上。刚一落座，戴祖涵就从手中的文件袋里抽出一封电报递给木怀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总调’，好消息。华7井在济阳坳陷沙河街构造下第三系，发现数百米厚的深灰色生油层。”

“哦?”木怀远眉毛一挑，接过电报迅速地看了一遍。“真是好极了!”木怀远以拳击掌，起身回到渤海湾盆地石油地质图前，在地质图上山东济阳坳陷的“东营”附近做了一个醒目的红色记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中东部，有一个广大的地区，在地质上称渤海湾盆地。它在远古时期曾经是一片辽阔的海洋，在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之后，褪去了诱人的蓝色，显现出亘古的荒凉，然而，它博大的胸怀中却蕴藏着丰富的能量。

从地图上看，渤海湾盆地的面积大约为20万平方公里，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四个省区，是我国人口较为稠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之一。它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分布在平原地区，有三分之一的面积延伸至平均海深为17米左右的渤海海域。

大约在6亿年前或者更早，整个华北平原是一片蔚蓝色的汪洋。由于地壳的不断下降，巨大的海盆里沉积了厚达万米的沉积物。而后，地壳又区域性地缓慢抬升，海水逐渐退去，沧海变成了平坦的大陆，荒凉而又辽阔。这期间，裸露的岩石经历了两亿年之久的风化剥蚀和无数次海侵。大约在两亿三千万年前，华北地区地壳运动强烈，岩浆不时地喷出、侵入，使原本平坦的地层产生很多褶皱，出现了隆起和断裂，现在华北平原北部的燕山山脉就是在那时横空出世、拔地而起的。地质学家把这一剧烈的地壳运动称为“燕山运动”。

此后，又一次更强烈的地壳运动——“喜马拉雅运动”使华北平原相对下沉，山区相对上升，这样又在平原地区留下了深厚的陆相沉积地层。如今的渤海湾盆地表面虽然平坦，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便是碧波万顷的海洋，然而，它的地下结构却异常复杂。从地质构造图上看，沧县、埕宁、内黄、海中四个大基岩隆起，就像四把巨大的刀，将整个盆地切西瓜般地分成了济阳、黄骅、辽河、冀中、临清、渤中等六个大的坳陷区。这六大坳陷又被再小些的断层和凸起分割成50多个第三系的小

断陷。

木怀远指着地图对戴祖涵说："对渤海湾这片神奇的土地，我国早期的地质学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当时没有条件做多少地质调查的情况下，他们就凭着对中国地质资料的综合分析和职业的敏感度，发表过一系列启迪后人的著名论断。渤海湾地区的区域地质勘探工作是从1955年开始的，当时的地质部和石油部连手作战，在华北平原上先后进行了重力、磁力的区域普查，部分地区还做了电法、地震大剖面详查。在此基础上，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石油部、地质部等三个部门组成了石油地质委员会，选定在河北沧县至南宫明化镇的隆起构造上部署了华北平原上的第一口基准井——华1井。这口井是由石油部下属的32104钻井队钻探的，于1957年完钻。但是，未发现油显示。至今，这一区域的地质勘探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积累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木怀远左手叉在腰上，右手上的红蓝铅笔在指间无意识地翻转着。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地质资料看，渤海湾地区的地质情况比较复杂，它就像一个摔在地上的破盘子，又被人踢了一脚，搞得七零八落。特别是地下情况，可以概括为'五忽'现象，具体讲就是：油气层忽有忽无，目的层忽水忽油，油井产量忽高忽低，油层厚度忽薄忽厚，原油性质忽稀忽稠。"他话锋一转，"不过，渤海湾盆地的开发也有五个有利条件：一是渤海湾盆地沉积面积大，生油条件好，和大庆油田相似；二是含油地层多，从老地层到新地层、从海相地层到陆相地层都有油；三是油气显示范围广，沿渤海湾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所打的探井几乎都见到了含油显示，比国内其他任何一个盆地见到的含油范围都广泛；四是储油层物理性质好，发现了高产区，有的井的单井产量为全国之最；五是油藏类型多，勘探领域广阔。"

停顿了片刻，木怀远弯下腰，用手中的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沿渤海湾盆地的位置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大圈，低声自言自语："渤海湾盆地就像一位长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现在，已经到了揭开她的面纱的时候了。

相信，当她走出深闺，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定会让人眼前一亮。”

木怀远用手中的红蓝铅笔指了一下戴祖涵，继续说：“我认为，渤海湾盆地找油的有利条件，同它的地质复杂性相比，是占主导地位的。据此，我建议采取‘区域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的勘探方针，争取早日突破，找到大油田。”

戴祖涵边听边记录，他需要把木怀远对渤海湾盆地地质情况的分析和开发意见整理成简报，送交地质部和石油部相关领导，作为渤海湾石油会战决策的依据。

“爸爸，开饭了！”随着这清亮甜润的声音，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走进来。

“啊，青儿，过来。”看着女儿走了进来，木怀远脸上的线条立刻变得十分柔和，目光里充满着宠溺。他迎上前一步，蹲下高大的身躯，把女儿揽在自己的臂弯，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爱怜地揉了揉她的头发。随即，他站起身看着戴祖涵说：“我女儿，木青。”木怀远可以对任何人冷峻严厉，却无法对木青板起脸来，他太宠爱这个女儿了。木青十分聪明乖巧，因此被娇生惯养，以至于非常任性，也多少令他有些头疼。

木怀远指着坐在对面的戴祖涵给木青介绍，“青儿，这位是戴叔叔，问叔叔好。”

木青并没有依照父亲的吩咐和戴祖涵打招呼，而是静静地站在父亲的身边，双手环住父亲的脖子，撒娇地把头歪靠在父亲的肩头上，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毫无顾忌地在戴祖涵脸上定定地看了几秒。

戴祖涵也在看着木青。

不知道为什么，木青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怕这个叔叔。当戴祖涵走向木青时，她并没有像以往一样躲到父亲的身后，反而对他露出一抹羞涩的微笑。连木怀远都感到不可思议，一向不愿和陌生人打招呼的青儿竟会对戴祖涵微笑，他真怀疑是不是自己眼花了。

戴祖涵蹲下身，他的眼神与木青交汇。“来，木青，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姓戴，叫戴祖涵。”让戴祖涵也感到诧异的是，面对这么一个小女

孩，他心底瞬间泛起的除了喜欢之外，似乎还有一丝更深况的情感，尤其当他望进木青的眼睛时，他竟一时失了神。

木青乌黑的眼睛里写满了好奇，虽然她完全不懂戴祖涵的心思，但是，她知道这个叔叔是不会伤害她的，而且，她也好喜欢看着他。忽然，木青没来由地无声地笑了笑，看见戴祖涵有些莫名其妙的神情和探究的目光，她索性笑出了声。

“青儿。”木怀远嗔怪的声音里洋溢着宠爱。他站起身对戴祖涵说：“正好赶上了，就一起吃晚饭吧。”

木青紧紧地抱着父亲的腰，她的身子打了个转儿，从父亲的胸前绕到了他的背后，她歪着头，望着站在父亲对面的戴祖涵。

“谢谢您！不麻烦了，我还是回去吧。”戴祖涵礼貌地谢绝了。

# 2

七年后。夏末秋初，凉爽宜人。

已近傍晚时分，天空却还是湛蓝湛蓝的，大朵大朵的云彩在空中飘浮着。极目远眺，一只只小船在寂静无波的松花江上悄然滑过，水花温柔地涌向岸边，发出私语般温柔的水声。

夕阳温和地照耀着，有微风轻轻吹拂，路两旁的槐杨树舒展着细碎的绿叶，发出沙沙的声响。粗大的老垂柳那纷扬的柳絮，撒落一地萧萧的白。路边草坪上的花坛里，荷兰菊、美人蕉、芍药、野百合……开得热热闹闹，浓绿衬托着一片姹紫嫣红。

木青独自走在滨江路的林荫道上。十七岁的她已经长成为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只是略显清瘦。肤色不太白，却很细腻光洁。两条又黑又粗的发辫几乎垂至腿弯，使她的头微微有些仰起。细长的眉间含着淡淡忧郁，清澈明亮的眼睛写满了梦一般的神情，这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富于幻想的女孩。此刻，夕阳下缄默的花朵，晴空中黛色的远山，晚霞里静默的房舍……都触动着木青那柔软多思的心灵，浸染着一种神秘的喜悦或带着一种轻云般的忧伤。

木青非常喜欢 H 市，这是一个与浪漫结缘的城市。她尤其喜欢滨江路的恬淡和幽静，在满是钢筋水泥构筑的灰色楼房和红砖灰瓦的大杂院的这座北方城市，滨江路上的这些建筑仿佛是一幅凝固的异国风情画，显得格外珍贵，而远离嘈杂闹市的这份安静也是非常难得的。木

青徜徉在静谧的街道上，恣意享受着夏日傍晚微风轻拂、夕阳下树影迤逦的美丽街景。时间在此也仿佛放慢了脚步，美丽的黄昏在迷蒙的薄雾中渐渐走近，令人的思绪也随之变得迷离起来……木青的思绪开始飞扬，她在内心深处执着而小心地捡拾着苏联电影中的碎片，脑海里回放着电影中“攻打冬宫”的每一个细节。回响着在“阿芙乐尔号”舰艇上“十月革命”的第一声炮响……再把它们一片片地与记忆连接，一点点地印在陈旧的故事里。她想象着卓雅的样子，憧憬着未来的人生和梦想，思绪飘得很远很远……她不禁放慢了脚步，闭上眼睛的瞬间，她的眼前是铺天盖地的红。小时候，木青常常这样，对着午后最猛烈的阳光闭上眼睛，就能感受到满世界的红色，她把这种红色叫作幸福，仿佛幸福就是这个模样的。

“木青，一个人在这儿想什么呢？”说话的是一个高大魁梧、皮肤黢黑的男青年。他穿着军便裤、运动衫，粗硬的短发有些凌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哦，铁骑。你……有事吗？”木青停住脚步。她努力从遐想中回过神儿来，神情瞬间变得有些拘谨。

“啊，也……没什么……”郭铁骑也突然涨红了脸，“就是，就是……”他迅速支好自行车走到木青面前，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纸包塞在木青的手里：“喏，这个，给你的。”

木青有些狐疑地打开纸包一看，是一条薄如蝉翼的乔其纱方巾。轻柔如云，颜色是从天边的彩霞上扯下的一抹火红，被风一吹，犹如舞动的火苗，美极了。

“啊，好漂亮！”木青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喜。

见她如此喜欢自己的礼物，郭铁骑欣慰地笑了，“下周三是你的生日，木青，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铁骑。”木青由衷地说。

“也……也为我前几天的莽撞向你道歉，希望……希望你能原谅我。”郭铁骑的声音低得几乎冲不出嘴唇，像万分不情愿似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同窗将近六年，今朝毕业在即，就要各奔前程了，郭铁骑却怎么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木青的情景。

那是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春花烂漫的时节。木青转学到郭铁骑所在的学校，从此踏入了他的世界。郭铁骑始终记得那一天木青的样子，时间流逝，依然清晰。

那天是星期六下午，班会课。同学们正迫切地憧憬着40分钟以后的放学。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同学们，静一静，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同学，她叫木青……”

在同学们不温不火、机械的掌声中，郭铁骑看到跟着老师走进教室来的是一个穿红毛衣的女孩。她长得不是很漂亮，甚至可以说不漂亮，但是，从头到脚流露出一种典雅、高贵和超然。特别是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那种优良的教养和天生的灵秀，使她显得很特别。而且，她还有一种别的女孩很少见的气质，是一种像风一般飘忽不定的气质，这种气质还传达着这样的信息：我不但拥有未来，我同时拥有整个世界。正是这种气质，强烈地吸引着郭铁骑，也引起了教室里所有同学的注意。不知为什么，看到木青的第一眼，郭铁骑就有一种被震慑的感觉。

班主任老师如数家珍般地列举着木青在学习方面的种种成绩，诸如参加过多少比赛，得过多少各种奖励，有什么特长……站在讲台上的木青，眼神清澈，神思悠远，微蹙的眉间带着些淡淡的忧郁。“这是个清丽的女孩，是我喜欢的样子。”郭铁骑心想。

那天，郭铁骑的同桌生病没有来上学，木青被“临时”安排先坐在他旁边，没想到，这一“临时”就这么一直临时下去了。后来想起，郭铁骑觉得真是天意，怎么那么巧，那天同桌就没有来呢？

木青轻盈地走过来，晶亮的眼睛看着郭铁骑，声音柔柔地说：“你好。”

郭铁骑站起身让木青进到里面的座位。木青抬头看了郭铁骑一眼，他瘦而高，头发长长的，脸庞的轮廓硬朗，眼神沉默坚定。郭铁骑也看着

木青，他们的目光掠过对方的目光，掠过的途中有二分之一秒的时间撞在了一起，很快又掠过去，如果用漫画画出来，一定是火花四处乱溅的那一种效果。郭铁骑有些无措地用他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说："你——好。"木青好像是没有听见，也许听见了，但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只是从郭铁骑身边轻轻地走过，在他里边的那个位子上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过去，郭铁骑一直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直到他看见木青走进教室的那一刹那。木青正是他想象中的女孩，清纯得让人窒息。从那天开始，木青成了郭铁骑心中爱慕的对象。

刚开始，班里的很多女生都围着木青问这问那。"你以前在哪所学校上学啊？""怎么会转到我们班来啊？""你的毛衣真好看呐。"……当然她们不一定是真正关心这些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木青总是微笑、点头，或者用"还可以吧"之类的话回答所有的问题，语气有些敷衍。问得多了，木青会略略显得有点儿不耐烦，那时候她便会轻轻皱起眉头，细微的表情却可以让那些女生走开。

木青的言谈举止总是温文尔雅、挥洒自如。但她的话很少，就像一阵不明方向的风，抓不住、摸不透，给人的感觉接近于清冷。她身上还有一种自然的冷淡和疏离感，对所有人都如此。郭铁骑从没见过木青很开心地大笑或是很难过的表情，她总是一副对什么都淡然处之的样子，也不和任何人过分接近。但是，她不动声色的聪明仍然让班里的每一个男孩子为之心动。不久，郭铁骑还发现，上课的大部分时候，木青都是看着窗外出神，一副宁静淡远的样子。她似乎更喜欢看课外书，而且看书的速度极快。每隔几天，她手中的书就会换一本，还都是些大部头的书。只是每逢考试的前几天，那些书才会消失。但也不见她花多少时间复习功课，还是静静地看着教室外面的一切——操场、树木、偶尔飞过的鸽子、远处的建筑、变化无常的天际……有时，顺着木青的视线，郭铁骑会看见清早的太阳勉强透过云层，朦朦胧胧的阳光让他感到无聊和压抑。有时，木青看书看得入了迷，脸上便会随着书中的情节出现相应的表情，时而舒展，时而忧郁，有时甚至会轻笑出声。郭铁骑怕

老师会看到，便去拽木青的衣角，做手势提醒她。每当那个时候，他都可以看到木青略带歉意的笑容，也只是微笑而已。然后，她又继续低下头看书，留下郭铁骑独自回味她刚才的那个微笑。

有时，教室外阳光明媚，晴空万里，空气中散发着春天的烂漫气息。阳光越过窗前的层层树叶，透过玻璃，照在木青的脸上，光影随着树叶的摇曳在她的脸上摆动着，额前随意垂落的刘海在阳光下反射出灿烂的光泽。郭铁骑透过发丝看到木青小巧的鼻子、圆润的脸庞……她的样子让郭铁骑有一种想为她画素描的冲动。郭铁骑再一次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对这个女孩儿的感觉不一般。

每逢自习课，班里便吵吵闹闹的，过去，郭铁骑总是吵闹的主角。可是，有了木青以后，教室里细密的说话声却令他感到烦躁不安。当同学们的说话声渐渐汹涌时，郭铁骑发现，木青似乎离他们好远好远，她好像是在一个封闭的玻璃屋里，很安静地看着外面的吵闹。每每这时，郭铁骑便觉得自己的意识被淹没在那极度嘈杂的混乱中，他会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声，骚动而黏稠的血液在血管里推挤着，最终回到原点。

不管内心怎么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表面上郭铁骑还是保持着平静如水。

那个年代，男女同学之间一般是不讲话的，即使是班干部也只是在班级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才会有极简短的交流。因此，每天的每天，郭铁骑和木青依然很少说话，偶尔说话也只有几句。比如，“可以借我一下橡皮吗?”，或是“你的物理笔记可以借我看一下吗?”仅此而已。但是，对那个时候的郭铁骑来说，“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坐在自己喜欢的女孩旁边，每天可以看到她看书，看到她微笑，看到她上学、放学……只要可以看到木青，对他来说就已非常美好，不需要再多了。

郭铁骑是班长，学习成绩也好，过去一直是老师的宠儿，同学们追捧的对象。木青来了以后，情况就有些变了。她文静优雅的举止，卓尔不群的气质，略显忧郁的神情以及她使用的新颖的文具，干净漂亮的衣

着，都让同学们好奇、羡慕，也深深地刺激着他们。而木青优异的学习成绩和才艺，很快就受到老师的青睐，也在最短的时间里赢得了同学们的友谊，很快就成了女生阵营的首领。因此，作为男生阵营首领的郭铁骑和木青在表面上的争执也与日俱增。于是，老师把木青和前排的一个女同学调换了一个座位。这个决定让郭铁骑吃惊和失望，虽然他努力地表现出欢欣鼓舞，内心却为木青如释重负的微笑难过不已。

有一阵子，他们之间的确和平了。木青时而还会在上课时回头冲郭铁骑一笑，郭铁骑则每每恰到好处地候个正着，并回报一笑。可是，好景不长，他们又开战了，而且仿佛愈演愈烈。郭铁骑常揪扯木青的长辫子，甚至往她的衣领里扔碎纸、铅笔屑。木青则趁老师板书时回身狠狠瞪郭铁骑一眼。不知是心照不宣还是巧合，他们从不向老师告状。

有一次上语文课时，郭铁骑刚把木青的长辫子绑在课桌腿上，正好老师叫木青回答问题，可她却涨红着脸坐着不动，老师奇怪地走过去，发现了郭铁骑的恶作剧。

老师生气而困惑："你们俩都是好学生，为什么总是闹个不休？"

一向在班里调皮捣蛋的毛建平突然冒出了一句在那个年代绝对震撼的话来："因为他们爱上了！"

课堂上顿时一片哄笑，年轻的老师也红着脸笑了起来。

随即，老师命令毛建平和狠狠揍了他一拳的郭铁骑都站到讲台边上去。那堂课上，教室里一直乱哄哄的，郭铁骑偷眼望去，同学们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捂嘴窃笑，木青却依然沉静端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郭铁骑不得不承认，毛建平并不是他当时认为的"笨蛋"、"差生"，而是一个目光敏锐、有头脑的人。从那时起，郭铁骑就不断地为自己的"爱"而苦恼，他深愧于自己的"下流"，虽然他当时并不肯承认自己真的是爱上了木青。他开始有意识地回避木青，但实际上只要有木青在的场合，他无论做什么，眼角余光总是罩着木青的影子。

# 3

升入高中以后，郭铁骑仍和木青同班。这时，郭铁骑的注意力更是完全凝聚到木青的身上。此时的木青已不和郭铁骑坐前后排，日益增长的身体把他推到了教室的最后排。而木青虽然由于上学早而比同班同学要小一两岁，却已经懂得了矜持，过去和同学之间的那种模糊的距离变得清晰了。上学准时到校，极少提前；放学即刻回家，更少在学校停留。上课也不再回头，偶尔瞟郭铁骑一眼，那眼眸让他觉得有了更深的内涵，郭铁骑拿不准那是什么，却使他更有兴趣。郭铁骑坐在教室的最后排，天天看着木青的头发发呆，有时，木青感觉到了，会回头朝郭铁骑一笑，他就在那笑容里一再地不知所措。

郭铁骑的成绩仍然非常棒。他是个阳光男生，很调皮，常常逃课打篮球。有时，已经上课十几分钟了，他才慢吞吞地走进教室，不喊报告就扬长直入。考试的时候，总是第一个交卷，目空一切地猖狂，成绩却依然优异。班里所有的女生都给郭铁骑笑脸，天天有人乐意带早餐送到他桌上。他吃完了垃圾还让别人扔。郭铁骑被宠坏了，邻班女生写来的情书，被他折成飞机在教室里飞来飞去，一边用眼睛偷看木青的反应。

高中二年级结业的时候，学校举行歌咏比赛，木青拉着手风琴为年级组各班的合唱队伴奏。郭铁骑看着木青，一个在舞台上的木青，一个与平常不一样的木青。木青穿着白裙子，就像她的面容一样，清秀、芬

芳，像一朵刚刚绽放的百合花。那是郭铁骑第一次看到木青拉琴，也是第一次听到她那美妙的琴声。郭铁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木青的琴声，觉得那正是自己梦里的声音，是自己心里向往的纯净，仿佛阳光下一片无人踏及的雪地。从那一刻开始，木青拉琴的样子，以及在刘海下清澈的眼眸，就深深地印在了郭铁骑十八岁的青春里。也是从那一刻开始，郭铁骑觉得自己本来如淡水一般空白的生活被染上了绚丽的色彩。他觉得自己有些“崇拜”木青了。崇拜她拉琴的样子，崇拜她的琴声，崇拜她看起来平凡的手指灵巧地跳跃在琴键上，使手风琴发出那么优美的声音。

第一次，在放学的时候，郭铁骑走到木青面前，低着头对她说：“我送你。”随即拿起放在课桌上的手风琴，背在自己的肩上。

“嗯。”木青点点头，无言地跟在他的身后。

记得，那一天，天上有云，阳光被云遮住了，要不是微风泄漏了夏天的味道，青灰色的天空使初夏显得更像深秋。微风很柔和地吹着郭铁骑，那天的他，无比快乐。也许是因为那天的风轻柔不已，他们绕了很远的路走着回家。他们在街上悠然地走，然后开心地笑。至于为什么笑，郭铁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们发出一串串清亮的笑声，单纯而肆无忌惮。郭铁骑觉得自己更喜欢木青了，喜欢这个有着风一般气质，可以用手风琴拉出自己梦里的旋律的女孩。

可是，当郭铁骑跟着木青走进那条树荫浓郁的幽静街区，看到木青家高大的房子、厚重的围墙、漆黑的铁门，特别是那表情严肃的年轻警卫时，他有些茫然了。那是一座在郭铁骑当时看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房子。在他平常见惯了的，那些走不尽的、灰暗的、小街小巷的缠缠绕绕之中，在寂寞的夏天的傍晚，在夕阳的余晖笼罩之下，木青家的那座房子是那么的高大、明朗、庄严、幽静，仿佛置身世外。

走进木青家的院子，首先映入郭铁骑眼帘的是院门两边的两大株紫藤。那密密匝匝的绿色缘墙而上，条蔓牵结，屈曲蜿蜒，犹若蛟龙出没于波涛间，形成一座热闹而细密的淡紫色的紫藤花墙。很少看得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